

世界曆一一八一年，一月下旬。

週末，雷雨交加的傍晚，艾黛爾賈特撐著傘造訪貝雷絲位在橡樹街的家。

她遠遠看見一片漆黑，知道貝雷絲可能不在，還是抱著一絲期待，伸手按下門鈴。等了一會，屋內毫無動靜，看來是真的不在。

艾黛爾賈特也沒事找她，只是坐車路過附近，突然想見她一面而已。

艾黛爾賈特拿起傘準備離開，手機忽然響起，她看看來電顯示，心跳加速地接起電話。

『艾爾，我現在回去，妳可以先進去等我嗎？』

貝雷絲在電話中說完，艾黛爾賈特眼前的門鎖自動解除了。

『不，妳不用特別趕回來。』

『我有東西想給妳。』貝雷絲說。『可以請妳等我嗎？』

『……好吧。』

艾黛爾賈特走進貝雷絲家，身後大門被遙控關閉，她回頭盯著門板，納悶自己為何答應？隨即在玄關放好雨傘，脫鞋踏進客廳。

角落立燈悄悄亮起，暖光照出一片安逸舒適的空間，空氣裡散發淡淡書香，但跟以往相比少了某種好聞的味道，艾黛爾賈特靜立片刻，從書櫃挑出一本書，坐上沙發閱讀。

不久，貝雷絲匆匆踏入家門。

『抱歉……讓妳久等了。』

貝雷絲身穿紅灰配色的冬季運動服，肩上掛著一個狹長提袋，聲音有點喘，看起來是在大雨中跑回來的，頭髮和臉頰都帶著水珠，整個人濕淋淋的。

『沒關係，是我沒先通知。』

艾黛爾賈特把書放到一旁，看著這樣的她，心中頓時浮現「秀色可餐」四個字。

「妳在大雨中做訓練？」

「嗯，去了附近的山上。」

貝雷絲看看整齊擺放在玄關的女用皮鞋，再看看傘架上的傘，不著痕跡地笑了笑。

「整個下午都在打雷……妳沒事嗎？」艾黛爾賈特問。

「沒事，場地很安全，不會被雷打到。」

「我不是擔心這個。」艾黛爾賈特無奈一笑，起身走到貝雷絲身前，拿出手帕。「先擦擦臉吧，別著涼了。」

貝雷絲似乎對艾黛爾賈特的接近有所顧慮，腦袋微微後仰又定住，艾黛爾賈特用手帕幫她拭去臉上水珠，再覆住髮梢吸了吸水，隨即湊到她面前，輕聲追問：「妳想躲我？」

被揭穿的貝雷絲臉上一紅，老實回答：「抱歉，因為我剛剛運動完，流了很多汗……」

「我又不在意。」

難怪她今天特別好聞。

艾黛爾賈特終於確定，貝雷絲身上那股柔和的香味，是她自己散發出來的。

但喜歡貝雷絲身體味道這件事，實在非常、非常不妙……

貝雷絲靜靜盯著偏頭不知在思索什麼的艾黛爾賈特，用食指扯了扯領口。

明明穿著運動服，也沒繫領帶，喉頭還是好緊。

「艾爾，妳可以再等我幾分鐘嗎？我去沖個澡，馬上就好。」

「好啊，快去吧。」

連沒有約定的十年都等了，艾黛爾賈特覺得沒什麼不可以的。

她坐回沙發看書。

片刻後，一身清爽的貝雷絲從臥室出來，又跑到廚房，端著熱茶和點心返回她面前。

「這是我想給妳的東西。」

點心盤上裝著一塊熔岩巧克力蛋糕，表面灑著細細糖粉，外型像一座沉睡的火山。

「原來是巧克力蛋糕啊，」艾黛爾賈特莞爾一笑：「想提早過情人節嗎？」

「沒有。」貝雷絲幫她倒了一杯紅茶。「只是昨天看到食譜，覺得妳應該會喜歡。」

貝雷絲中午做好蛋糕放在冰箱，打算明天帶去學院給她，沒想到她自己跑來了。

「我來對了呢。」

艾黛爾賈特愉快地笑了笑，拿起叉子切開蛋糕，溫熱滑順的巧克力內餡緩緩流出，搭配鬆軟綿密的蛋糕送入口中，甜裡帶苦的絕妙滋味，正好呼應她此時的心境。

艾黛爾賈特沒有說話，一口接著一口，專心享用完整塊蛋糕。

「好吃嗎？」貝雷絲問。

「嗯，很好吃。」

「冰箱裡還有，要不要帶回去？」

「好啊……可以順便帶妳嗎？」

貝雷絲知道她在開玩笑，輕咳一聲，收走用過的點心盤。

艾黛爾賈特端著紅茶跟到廚房，坐在吧台看她洗盤子，突然想再捉弄她一下。

「對了，艾斯納教授。」

「？」貝雷絲擦著手，應聲回頭。

「說起來，我也是妳的學生喔——妳對我這麼偏心，沒有違反妳的原則嗎？」

「沒有。」

「為什麼？」

「妳不一樣。」

「哪裡不一樣？」艾黛爾賈特笑著看貝雷絲走到身旁，不由得放下了茶杯。

「我沒有辦法……把妳歸類為『學生』。」

清冷女聲迎面飄來，宛如粉雪一般，輕輕柔柔落在耳畔。

「妳不在任何分類裡，是唯一的『特例』。」

雪花化為暖流滲入心口，引導暗藏深處的熾熱熔岩，無聲無息地流遍全身。

艾黛爾賈特無法再與貝雷絲對看，羞怯地垂下眼眸。

好不容易迴避視線侵略，卻還有令人眷戀的氣味，持續支配著她的呼吸。

理性連聲下令，要她趕緊撤離，感性卻頑強堅持，要她留在原地——

「艾爾。」

這時，貝雷絲撫上她泛紅的臉頰，指腹溫柔地拂過唇角。

「我也想要……成為妳唯一的『特例』。」

艾黛爾賈特怔然抬頭，心悸不已。

終於察覺到，貝雷絲是將她擺在了一個無可取代、獨一無二的特殊地位。

無論兩人關係如何改變，貝雷絲始終會注視著她，直到生命走向盡頭。

「我愛妳。」

面對貝雷絲的柔聲告白，艾黛爾賈特頓時失去了聲音。

只能默不作聲地閉起雙眼，湊上唇瓣，輕輕吻住了她。

兩年後，橡樹街周邊道路，夜晚。

感覺到一陣輕微的顛簸，艾黛爾賈特緩緩睜開眼睛。

正在開車的貝雷絲注意到她醒來，輕聲說：「快到家了。」

「嗯……」

艾黛爾賈特慵懶地靠著車枕，偏頭打量伴侶的側臉，微微一笑。

貝雷絲在自家車庫停好車，兩人走進屋子，一起在浴室洗手洗臉。

艾黛爾賈特習慣性地重新打好儀容，看見她在收拾毛巾，忍不住又笑了。

「想起什麼了？」貝雷絲回頭看她，溫柔地問：「妳好像很高興。」

「嗯，想起了妳第一次做給我的巧克力蛋糕，那真的很好吃呢。」

貝雷絲也馬上回憶起那一天，艾黛爾賈特傍晚的「突擊」讓她十分驚喜。

「妳現在想吃嗎？」

「很晚了，下次再做給我吃吧。」艾黛爾賈特搖搖頭：「我現在只想再聽一遍，妳當時對我

說的話。」

「哪一句？」

「看妳記得多少了。」

「全部。」貝雷絲慢條斯理回答。「包括妳當時，害羞到說不出話的反應……」

「我哪有害羞到說不出話？」

「沒有嗎？」

「沒拿出證據，我可不承認。」

「……我沒有證據。」

貝雷絲沒轍地擁住她，親了親她的額頭，在這記溫情淺吻後，雙手探進了她的衣服裡。

「妳這是……在逼供嗎？」

艾黛爾賈特被摸得臉紅耳熱，假裝困擾地輕推貝雷絲。

貝雷絲毫不抵抗地被她推開，臉上露出落寞神色，安靜而委屈地望著她。

艾黛爾賈特連忙抱了回去。

明知是貝雷絲針對她設下的圈套，她依然主動投懷送抱，結果也可想而知。

臥室床上，艾黛爾賈特閉眼躺在貝雷絲懷裡，享受被她套牢的美妙感覺。

「艾爾……」

耳邊又傳來了性感嫵媚的嗓音。

明明剛才擁抱得那麼激烈，貝雷絲還是沒有嚐膩，愛不釋手地撫摸她的身體。

艾黛爾賈特條地坐起身，用熱吻堵住貝雷絲即將脫口而出的話語。

在她唇間反覆舐吮纏弄，細細品味未能傾訴的愛意。

「……嗯。」

吻了好一會，艾黛爾賈特滿足地鬆開雙唇，隨即意猶未盡地湊到她發紅的耳朵旁。

「我也愛妳，貝雷絲。」

話音一落下，艾黛爾賈特便再度被她拉進了情熱的循環裡。